

東

成

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
與中西交流百年

羅元旭 著

East and West: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Their Roles in Two Centur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York Lo

St. John's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McTear School for Girl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西

就

卜舛濟 楊寬麟 王正廷
顏永京 顏惠慶 曹子實
鮑咸昌 夏瑞芳 李政道
宋家姐妹 李子義
李叔青 朱友漁 晏陽初

東成西就

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
中西交流百年

East and West: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Their Roles in Two Centur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York Lo

羅元旭 著



責任編輯 莊櫻妮
書籍設計 黃沛盈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次 二零一二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十六開（170mm×240mm）440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89-0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東成西就

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
中西交流百年

East and West:

Chinese Christian Families and
Their Roles in Two Centur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by York Lo

羅元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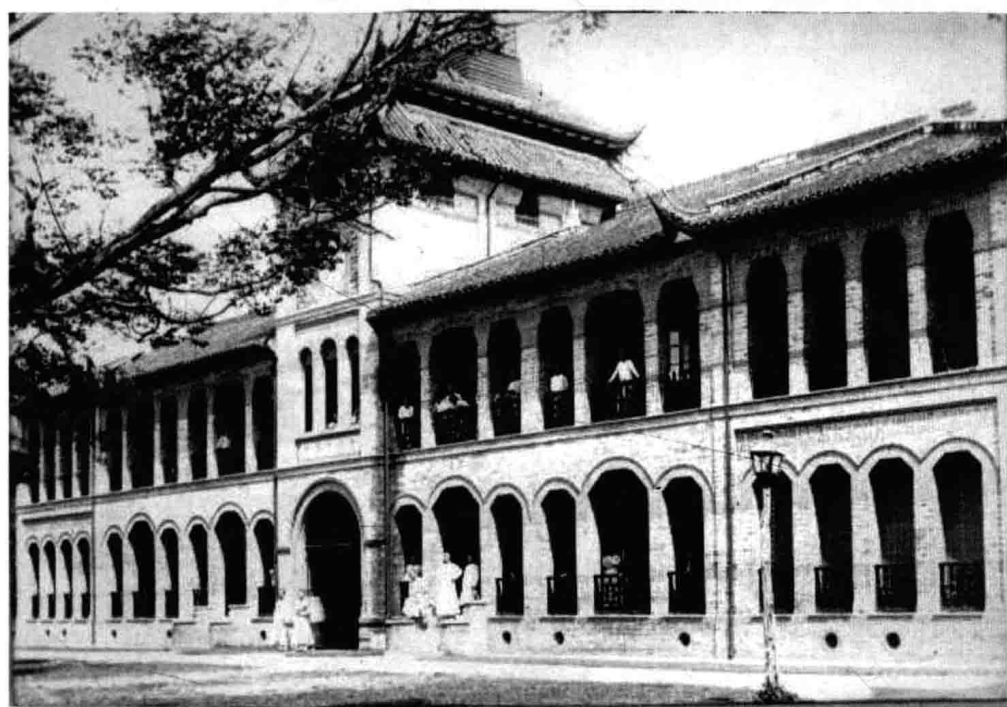
東吳大學校園（蘇州大學前身）

由美南監理會牧師曹子實創辦的存養書院進化而成，李子義牧師後代多人從該校畢業及參與校政，倪牧外孫婿孔祥熙曾任該校董事長。該校培養大批司法及文化名人如楊鐵樑、金庸及趙樸初等，是近代中國知名教會大學。



上海聖約翰大學校園

由美國聖公會牧師顏永京參與創辦，黃牧女婿卜舛濟任校長多年，黃、顏兩家多人參與校政，其餘五家族亦有多人從該校畢業、在校任教或當校董，是近代中國影響最深的基督教高等學府。圖為主樓懷施堂，現稱韜奮樓以紀念聖約翰畢業的生活書店（三聯書店前身）創辦人鄒韜奮。



上海商務印書館廠房

由長老會牧師鮑哲才的子婿創立及後人經營，黃牧公子佐庭及顏牧公子惠慶曾任編輯。倪牧女婿宋耀如為股東，李牧長孫駿惠曾為化學顧問，許牧女婿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教材亦由其出版，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企業之一，透過出版在當代中國教育普及化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目錄

010-019	序一 吳秀良 序二 郭穎頤 序三 史濟良 序四 丁新豹		
020-023	前言		
028-079	<u>1</u> 真理追尋者 黃光彩牧師及其後人 黃家族譜	280-347	<u>5</u> 以商養學 鮑哲才牧師及其後人 鮑家族譜
080-133	<u>2</u> 東西萬花筒 顏永京牧師及其後人 顏家族譜	348-392	<u>6</u> 精學博習 李子義牧師及其後人 李家族譜
134-217	<u>3</u> 情繫家國 倪蘊山牧師及其後人 倪家族譜	394-432	<u>7</u> 世界大同 許芹牧師及其後人 許家族譜
218-279	<u>4</u> 走向世界 王有光牧師及其後人 王家族譜	434-437	後記

序 一

在今日的網絡時代，或然率（概率）的計算方式徹底改變了。以前成功機率幾乎是「無限小」的事，現在通過網絡的虛擬世界竟然能不費吹灰之力地穿越現實世界的時空而遽然實現了。我和本書作者羅元旭的萍水相逢正是這個「新或然率」運行的結果！

2010年本人懷著無奈的心情在台灣出版了《李叔青醫生：中國教會復興的先聲》（李叔青是本書七個基督教家族中李子義牧師的三子）。那時之所以感到無奈是因為在從事李叔青（1875-1908）後裔追蹤的漫長過程中，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竟然走進了一個死胡同裡。最後，我只好把這個難題交給掌管或然率的上帝去解決了。

萬萬沒想到，我的小書出版後不到三個星期就收到羅元旭君的電郵。我們交換了有關李叔青家族的資料後，發現羅君所研究的七個基督教家族竟然一半以上和李叔青有姻親關係。通過羅君我也聯絡到李叔青在上海的嫡曾孫李鴻捷（Roger Lee），並且從李君獲得關於李氏家族的全部資料和照片。這樣我終於能夠在2012年5月簡體版《李叔青醫生》（北京：九州出版社）中把李叔青以及和他有關的基督徒家族間的「姻親網絡」清楚地拼繪出來。目前李君也正在從事他的家族史和清末「留美幼童」史的研究。李叔青的岳公溫秉忠也是「留美幼童」之一。溫秉忠和宋慶齡父宋耀如是連襟；宋娶了倪蘊山牧師二女桂珍；溫娶了倪牧師女秀珍。宋慶齡和宋美齡成年後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和外交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是眾所周知的。

就纂述歷史的性質來看，《東成西就》與目前眾多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相比，具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東成西就》是把上海地區七個基督教家族，以巧妙的架構和流暢的筆法，編織成的一部基督教「家族複合史」（composite history of families），是一部以嶄新的視角對這些家族之間縱錯交叉的「姻親互聯網」的研究。在漢文的世界裡，無論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西教士的傳記（如戴德生）或是華人教會領袖的傳記（如陳崇桂和倪柝聲）都是局限於對主角生平研究的「個案史」。能夠完成一部基督教「家族複合史」實在是一個難度極大的工作。

第二，《東成西就》是一位業餘史家以專業史家的治學態度，和「竭澤而漁」的史學方法去窮追史料，而創造出來的一部歷史著作。無論是對文字檔案的利用（如蔣介石日記）、或對電郵訪問的匯集（如黃光彩牧師曾孫郭穎頤）、以及對主角的家譜（如鮑哲才）和手稿（如王正廷未公開的自傳）等資料的利用，都展示了羅君卓越的「史才」（引史學大師錢穆語）。

第三，《東成西就》具有西方史學界特別重視的「修正性」（revisionism）。這也正是目前大陸和港台新一代的中國史學研究者一致的取向。例如，二十世紀以來中外主流史學界對宋耀如家族和他的女婿蔣介石的評價，除了宋慶齡是唯一例外，一般都傾向於負面的詆毀，而其史料的根據卻常來自謠傳，羅君根據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個人信函等一手史料破解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國人對他們貪污致富的指控。同樣，目前隨著「蔣介石日記」和國民黨檔案的開放，中外學者們終於能夠以冷靜客觀的態度「重寫抗戰史」（參考2012年8月26日《世界日報》美洲版）。作為一個歷史見證人，我永遠不會忘記「盧溝橋事變」後（1937年7月7日），年僅八歲的我聆聽到「蔣委員長」慷慨激昂地呼籲全國軍民一致團結抗日的講話後，立刻就號召我村石家莊鎮頭二街的小孩子們組成「秘密抗日」的彈弓隊。對於一個深夜我隊利用泥土作成的彈丸「襲擊」一幢日本兵正在其中幹壞事的房門的壯舉，在將近八十年後的今日，我仍然記憶猶新！

最後，本人願意從西方在華傳教史的角度對羅君的巨著加以評論。同時希望也能從「屬靈」的維度上對《東成西就》的內容稍做補充。

美國神學思想家拉爾夫·愛默生（Ralph W. Emerson，1803-1882；羅君定居的美國歷史名城康科特 Concord 是他的故居）曾有一句名言說：「一切的歷史著作都是傳記（All history is biography）」誠然，「人」是歷史的主人和中心。沒有人哪裡來的政治史（人治理人）、社會史（人際群體的關係）、外交史（國人和外人的交往），和傳教史（西教士對中國人傳福音）。但是「人」又有「內心和外體」之分；而二者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organism）。另外「人」的社會和經濟的地位也有「上下」之分。把這兩個類比應用到西方在華「傳教史」的範疇裡，我

們就很容易理解他們當初在中國傳教的兩種「策略」。

因為西教士是根據清廷和帝國主義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進入中國的，因此在中國「人」眼裡，他們就好像是帶著醫藥和救濟物資的紅十字會成員乘著一艘海盜船登陸的外國人一樣，一般中國人自然會對他們持有懷疑和敵視；而上流社會的士大夫們自然更對他們不屑一顧。一切的「教案」和「慘案」都因此發生。

當美國聖公會（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和美南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的傳教士於十九世紀進入中國後，他們起初只能採取「先外後內」和「先下後上」的宣教策略。因此最初接受福音的信徒都是社會最下層衣食無著的貧民和那些為傳教士服務的門房、工友一類的「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因著「外面」物質生活的需要才去「入教」。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後，上海地區隨著外貿的發展逐漸改變了當地「人」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蘇州原本就是這一個地區的經濟中心；而上海原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漁村，但 1842 年後成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後，隨著外貿的急劇發展，到了世紀末竟然取代了蘇州經濟霸主的地位。這個期間，地區經濟實力的提升促成了由「下」而「上」的社會移動（upward social mobility）。同時西教士也就把他們的福音對象轉向這個新興的華「人」的「上」層。羅君的《東成西就》詳細描述了七個基督教家族如何從「下」層的微寒群體而「上」游到這個新的社會階層，並且還成為影響近現代中國命運至深的兩個「貴族教會學校」的共同創建者！

第一個學校是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建立的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簡稱「約大」；另一個是美國南方監理會在蘇州建立的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isty）。此外，同是監理會在上海創建的中西女塾（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s）是宋慶齡姊妹和眾多二十世紀中國婦女名人的母校。

聖約翰大學和東吳大學在中國教育界的地位好些方面和美國的哈佛和耶魯相似。從《東成西就》中我們清楚看到大約在上世紀前半，在「屬世」方面，對中國的教育、政治、外交、

文化、經濟、醫療各領域的貢獻既大又廣。東吳大學在同時期雖然在「屬世」方面的貢獻比不上約大，但是也相當可觀。不但如此，東吳大學在「屬靈」方面，為了中國教會的「靈命復興」和信徒人數的急速增長而產生了世界級的教會領袖，乃是東吳大學的女子醫學院產生了中國第一個女奮興佈道家余慈度（1873-1931；她的姐姐是東吳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楊永清的母親），也是從東吳大學創建人之一李子義牧師家族中產生了中國教會的「施洗約翰」——李叔青醫生。李叔青啟動了中國教會復興的浪潮，此後，更多「屬靈」的後裔從中國把普世福音傳揚的方向盤逆轉過來。

從上世紀新中國成立後，西教士退回西方；但是李叔青和余慈度的「屬靈」後裔們把基督的福音從中國反饋到全球每一個角落。在本人訪問過的世界重要城市，包括日本、東南亞、東西歐、中南和北美以及南非等地，我都看到了華人傳教士們的「佳美腳蹤」。

在巴西，站在萬人的禮拜堂裡佈道的人不是說葡萄牙話的本地人，而是一個初中畢業做五金生意的寧波人；在馬尼拉訓練菲律賓人如何佈道的傳教士是一個帶著山西口音、從國防醫學院畢業的中國醫生；在美國、俄國、烏克蘭和波蘭，以及英國、非洲甚至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都有受過一個煙台人培訓出來的華人和白人傳教士站在講台上佈道的盛大場面。即使在加勒比海中的千里達這樣一個彈丸小國，人們也會發現以客家人為主的華人傳教士的蹤跡。至於從「中國基督教特區」（溫州）出去的「商人教士」，他們所展示的宣教熱忱和他們製造的高檔鞋子都是遍佈全球眾多城市的「中國現象」（China phenomenon）！

這一股從中國大陸湧流到世界各地的宣教浪潮和華人宣教士為著宣揚普世福音所展示的努力和熱情，正如今日的中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強勢崛起，同樣贏得國際間的讚賞和尊重。當我們目睹國人在政經和宣教領域裡所贏得的「雙料金牌」時，我們豈能忘記《東成西就》中七個基督教家族和他們那些「屬世」的和「屬靈」的雙重後裔們為他們所熱愛的祖國和人民所做的重大貢獻？

吳秀良 (Silas Wu)

波士頓學院歷史系教授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2年8月28日

序 二

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可說是一部中西文化相遇史。這相遇（encounter）的歷程中有相衝（collision）、亦有相融的成份和時期。而一般論著卻偏重相沖之說，甚至於看整個過程為中西文化的衝擊。「近代西方」、「傳統中國」變成兩個不同價值觀的對峙。張之洞十九世紀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然道出了這看法在心理上很令人滿意（兩得其全），但是在邏輯上是難以說得通的。同一機體不可僅有「用」而另一機體僅是「體」。當時，嚴復已以「牛體、馬用」喻之謂不邏輯。總之，持之以久，「文化兩端化」之說難免留下文化交接「沒有美滿結果」、「不消化」的感覺。

本書七家族史稱意取題為《東成西就》。作者羅元旭君，擁有業餘史家的興致，配上專業史家的見識而去其拘謹，以流暢的文筆寫了一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史。在這七個家族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接下可有高度的相融調和，並且在近代史上，無論是宗教、教育、政界、經融、商業、外交、美學、建築、體育、出版業、醫務、社會服務以及其他方面，貢獻多姿多彩的建設。這七家史並非一般光宗耀祖之作，其涉及面之廣，以及搜尋工作之精密，充分陳佈了七家族的個人和集體的經歷及建樹，尤其是在近代極度動盪的年代中的建樹。因此它亦應當提供給歷史的閒讀者抑或細研者相當寶貴的材料和啟示。最值得我們考慮深思的，是如何看待和繩量近代化中的「中——西」、「內——外」、「體——用」、「本——末」、「東——西」種種問題。文化相遇過程中能獲好果的是相沖？是相融？

郭穎頤

檀香山

2012年8月中旬

（郭穎頤為黃光彩牧師外曾孫，曾任夏威夷大學歷史系主任及教授多年。）